



東都事略卷之五十七

列傳四十

東都事略卷之五十七

宋綬字公垂隨州平棘人也父臯直集賢院綬幼聰警其外祖

楊徽之器愛之以徽之遺恩授太常寺太祝年方十五召試中書

真宗竒其文聽於祕閣讀書久之召試孝士院為集賢校理與

父臯同在館閣世以為榮真宗祠太清宮以綬僉書亳州判

官事入為左正言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稽期未報者六十

八州軍請諸路選人校之限半月以聞於是脫械繫三千二百

人除逋負數百萬擢知制誥為翰林孝士兼侍讀章獻皇后

命綬擇前代文字可以贊孝養補政治者以上遂錄唐謝偃惟

皇戒德武孝經論語節要唐太宗所撰帝範開元臣僚所獻政

典君臣正理論上之同脩國史章獻稱制既久仁宗未嘗

獨對羣臣綬請令中書樞密院非軍國大事及大除拜皆前殿
取旨臣僚亦只前殿對由是忤章獻意改龍圖閣李士出
知應天府章獻崩仁宗記其忠且欲大用之為宰相張士
遜所抑復入翰林為李士兼侍讀詔綬定章獻明肅章
懿二后祔廟禮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儀坤故事請別立
章懿廟建名奉慈以安神主仁宗從其議加端明殿李士
端明殿後唐初置李士太平興國中為文明殿李士未幾殿災
重建改曰文德遂不復置李士至是又置焉綬言帝王之御下
在乎握威柄明功罪二者必自天子出一紀以來政出簾箔之
門今陛下躬親萬務聽斷有祖宗英風天下延頸跂踵
渴見聖政而刑政號令未見勝於垂簾之日豈非三事大
臣未能盡輔佐之道耶頃者除授恩擇多所希望而因緣邪幸

者遂取升擢者以為恩出太后而不由陛下自親政以來恩
寵雖行議者又云悉出大臣蓋大臣公為朋黨罔冒天聽朋黨
相結其害實甚或窺測上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己意以進退人
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浸長有蠹邦政太宗
嘗云國家若无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豫防唯姦
邪无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云唐朝朋黨猶盛漸不
可制以至帝室衰弱願陛下思祖宗之訓念王業艱難整
頓紀綱正在今日仁宗大感悟明道二年張士遜罷遂為參
知政事章惠皇后營建道觀諫官御史皆言近詔罷脩寺
觀而復有此興造是詔令數更也仁宗曰此太后自出奩
中物爾綬因曰是豈知太后所為但見忽興土木違近詔
爾太祖常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罪曾不為耻豈若自

不為之而使人无言望 陛下深監 皇祖之言常防外廷之
議初尚美人出宮而左右有以茶商陳氏女入宮者綬因聞見
曰 陛下乃欲以卑賤者正位中宮乎會樞密使王曾宰相呂
夷簡以為不可屢論列 上前卒罷之時 仁宗春秋方盛天
下无事綬言曰自古守成之君必兢兢抑畏不忘顧省人心逸
於久安患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无事之際銷禍於未萌之前
若事至而後應不亦殆与臣猶願飭勵群司交脩庶職勿以治
平自怠勿以纖微不戒則可以保至尊而享洪業矣臣又切惟
陛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幾貴乎斷兆謀先乎密守則不
可移斷則不可惑密則不可變是三者治亂安危之所繫願
陛下欽之念之至若朝務清夷深居閒燕亦願 陛下愛養聖
躬節宣所欲夫四時聲味所以調適六氣乃克和平自然擁百

靈之休享无疆之福豈不美哉景祐四年罷為尚書左丞資政
殿學士留侍經筵明年加大學士知河南府俄召知樞密院事
遷兵部尚書改參知政事未幾而卒年五十贈司徒兼侍中謚
曰宣獻綬資性孝謹清介寡言經史百家莫不通貫家藏書二
萬卷楊億嘗稱其文淳麗尤善詞賦自以為不及也綬筆札精
妙 仁宗嘗取其所書藏禁中初 仁宗郊祀綬嘗攝太僕卿
陪玉輅顧問儀物典故占對辯洽撰鹵簿圖以進所著有文館
記事外制禁林甲乙祕殿遺札七集子敏求

敏求字次道由祕書省正字歷館閣校勘坐赴蘇舜欽進奏院
會出為僉書集慶軍判官時脩唐書以敏求為編脩官復校勘
累擢知制誥脩撰 仁宗實錄 英宗在殯有言宗室可嫁娶
者敏求以為不可既踰年又有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變服而

練可以嫁娶矣以前後議異降秩一等出知絳州實錄成遷右
諫議大夫復知制誥在職六年王安石用事以御史中丞呂公
著嘗奏論青苗之害罷中丞敏求當制而安石改制進呈敏求
即請解職未聽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裏行敏求又封還其
詞頭曰御史之官舊制須兩任通判方許奏舉後以資任相當
者少始許舉通判未滿任者今定自幕職便處以糾繩之地臣
恐弗循官制之舊未厭羣議再請解職遂罷久之為史館脩撰
集賢院李士遷龍圖閣直李士脩國史卒年六十一敏求敏於
記問文章質重訓詞誥命皆有程範 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
多就取正而後決著書闡前後集西垣制辭文集凡四十八卷
東京志河南志長安志三川官下錄春明退朝錄韻類次宗室
譜又五十二卷補唐武宣懿僖昭哀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敏

求以力李被遇 朝廷有文命事未嘗不在選中父子繼世掌
史時以為榮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也少孤遊洛下因葬其考妣於緱氏
而占籍焉舉進士調長社尉累遷兵部郎中三司戶部判官奉
使契丹 章獻明肅皇后同聽政奉使者辭於庭下例升殿受
旨若谷辭已即趨出 章獻怒遂不遣出知荆南府駐泊都監
王蒙正 章獻媼家也恃勢為姦利若谷以法繩之徙知潭州
州有盜阻洞庭之險劫舟殺人投尸湖中前此捕獲多減死配
隸他州久復逸歸為患滋甚若谷至潛使人擒之條其前後罪
狀磔于市盜遂息徙知滑州又知延州夏人遣使來前守多延
之堂上若谷獨廡下飲食之知壽州安豐芍藥陂孫叔敖所創
為南北渠溉田萬頃餘陂因旱歲多侵耕其間雨集將盈則盜

決之陂涸失灌溉之利者甚衆若谷因陂決獨調瀕陂之民使之全築自是无盜決者加集賢院李士知江陵府進龍圖閣直李士知河南府改樞密直李士知并州并州自昔未有李若谷始建李于文宣王廟州多降胡間常為盜若谷命集累犯者以三人為保有犯則并坐悛者則久而釋之以龍圖閣李士知開封府景祐五年拜參知政事嘗言近歲風俗澆薄駕朋黨之說以汙善良君子小人各有氣類今一槩以朋黨名之忠良恐懼臣亦无以立朝矣 仁宗然之又言轉運使提點刑獄失按所部官受臧類降差遣且監司所部甚廣巡按不過留三二日蓋未能遍察也苟州郡密發一臧吏先聞 朝廷則監司不可勝黜自是轉運使提點刑獄再不覺察部內官受臧則降黜之康定元年以耳疾辭位罷為資政殿大李士提舉會靈觀宮觀置

提舉自若谷始也明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傅謚曰康靖若谷質厚長於治民所至郡邑人多見思一子淑淑字獻臣始年十三獻其所為文授試校書郎天禧三年除館閣校勘天聖中擢史館脩撰上時政十議一曰國體二曰災旱三曰言事四曰大臣五曰擇官六曰貢舉七曰科選八曰閱武九曰時令十曰入閣其議因體曰今災沴既瀕賦入有限用度不足恩賜或濫吏負滋多甄別殊少近臣暫出外任若欲自留有固辭而罷者進不滿望或不即拜有中路而易者願 陛下號令一授要在必當官職一授勿復再改至於國用未足濫官未澄冗兵疲馬橫賜之類願命近臣知治體者準 三朝出入之數而搏節之議災旱曰頻歲以來亢陽為孽民多艱阨歲不順成洪範曰僭常暘若謂爵命僭差號令迭改今遣間使推存

救之澤農服田畝无國家贍食之理臣願 陛下脩人事以應
天變不然徒費國力未足以弭民災也議言事曰臣聞 先朝
有劉驥者輕為奏疏 先帝語左右曰此人言多捍闔期在必
行而近偽亂真詞旨易辨驥嘗枉法受賂古人察言觀行正為
此也願 陛下於進退之際防邪僻之人議大臣曰今歲兩府
遷易頗頻其於政體以傷簡靜 太祖初定天下用周朝二相
六年始以趙普代之凡十一年始代以薛居正沈倫 太宗嗣
位唯一盧多遜後六年復用趙普是後十八年中雖三四易相
然所用者李昉宋琪呂蒙正張齊賢呂端而已當是時進則盡
忠退則脩省蓋進退皆出 睿斷也 真宗景德以前命相惟
張齊賢李沆向敏中呂蒙正畢士安寇準六人其後任王旦十
二年向敏中再相亦十年此二人在位之日非有疑似之嫌誠

信任无間而不重以權故也蓋權太重則難以久居言易入則
得以諧愬 真宗嘗謂宰臣曰今四方無虞与卿等守 祖宗
經制最為急務此任相之大體也議擇官曰太平興國初文武
朝官班簿纔二百人咸平初已四百人天聖元年遂踰千人去
歲覃恩以臣料之又軼天聖之數矣 先朝嘗諭審官流內銓
主判若灼有能績為眾所稱者密以召聞當特旨升擢願 陛
下引對之際一如 先朝故事行之其老疾懦弱庸閒以退黜庶
有所懲勸矣議貢舉曰 皇朝開寶以前歲取士不過三十人
經季不過五十人自克復偽國吏負益眾始有廷試廣收人之
制願 陛下約今歲吏部闕官之數為來年入等之準議科選
曰吏部故事選人格退未至能試判三節謂之拔萃止用疑案
古義觀其能否詞美者優以授職此有司銓品之式 陛下親

御軒陞審覈課試非其稱已願罷此科又禮部茂材異等求出類之後頗聞鄉薦不獲始來應書望更為嚴制以革僥冒議閱武曰開寶通禮有四時講武儀國初疆埃未平多親閱試按礮角射太平興國間築臺楊村備大閱之禮咸平初闢場東武原發卒會射其後再幸飛山教場躬親訓練今兵革不試三十年矣士不聞鈺鼓之聲人不識行伍之列願陛下按通禮厲兵講事而躬閱之議時令曰開元定禮有明堂及太極殿五時讀令之議冠服佩玉悉從方色月令不順則五沴應之近歲氣序繆戾水旱不節天應以異固當變而脩正願陛下申命有司以氣至之日集百官讀時令於天安殿至尊升堂近臣伏聽上下交徹以凝庶績議入閣曰唐自寶歷之後至五代猶或講求施及聖朝太祖五行其禮多御崇元殿備殿中金吾

諸仗設待制復轉對官崇元即今天安殿也乾德之後改御大明殿即今集英殿也太宗三行其禮禮別定新制就文德殿廷增設黃麾仗真宗亦三行之其禮之廢向踰二紀願因盛時遵復其制景祐初知制誥自是五除翰林學士兩以人言不拜而三授端明殿翰林侍讀龍圖閣李士亦皆再兼嘗知許滑二州又知開封府以吳育言其在府任用吏改知鄭州徙河陽淑初在鄭州作周陵詩有倒戈之句議者謂淑引喻失當乃復自翰林出知應天府淑請侍養許之丁父憂服除復入翰林諫官包拯吳奎言淑知應天府日親老及陳乞侍養无奉親之實有謀身之端嘗作周陵詩語涉怨憤者轅固与黃生爭論於景帝前及湯武革命之事而帝深惡之蓋以其非所宜言也且陛下事章獻皇后於母子之際无纖毫之間而淑誌呂夷簡

墓又有北雞司晨之語實累 上德遂罷繼丁世憂服除又入翰林為御史中丞張昇論奏除知河中府累官戶部侍郎卒年五十八贈尚書右丞淑聰悟過人博學強記詳練典故与脩國朝會要 三朝訓鑒圖閣門儀制所著文集共百餘卷

東都事略卷之五十七

東都事略卷之五十八

列傳四十一

韓億字宗魏其先真定靈壽人也後徙開封之雍丘少力學舉進士為大理評事知洛城縣為治有聲 真宗幸澶淵以億掌機事通判陳澶二州時河決屬邑億集瀕河丁夫就伐芟親督築不賦於民而河患平 真宗嘗覽其文欲召試以親嫌知洋州有富民李甲喪兄而追嫁其嫂又誣從子為他姓而并其貲產嫂訟之十餘歲吏受賂不得直億按舊牘獨未嘗證以乳鑿億密致乳鑿以驗決眾皆誣服知相州坐事降通判大名府召入為殿中侍御史淮南兩浙安撫使除開封府判官改河北轉運使丁謂忌曹瑋威名斥知萊州慮其或拒命乃以億馳往代收其兵欲以中億蓋億亦謂所不喜也既而瑋奉 詔徙知青

州召為侍御史知雜事知臨江軍吳植託所親納金於宰相王
欽若有 詔下臺窮治植既除名欽若釋不問三司更茶法歲
課不登億承 詔劾之由丞相而下當坐失當之罰其不撓如
此除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時副使者 章獻外嫺也妄傳
皇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也
契丹王問億曰 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獨不言億對曰 本
朝每遣使 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
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人謂副使既失辭而億更以為恩意
甚推美之頃之出知亳州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故事歲首官
出米六萬碩以濟貧民當歲儉億先期數倍賑之故民不大乏又
疏江流溉民田數千頃至今以為利還拜御史中丞上言維茂
二州地接羌夷蕃部歲鬻馬今置官場永康非便謂宜徙場沉

黎境上以絕其覬兩川之意楊尚二美人以罪斥去 仁宗復
欲召入億言唐武氏已出居感業寺復召入宮終為唐室之禍
乃已景祐四年除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億言天下承平之
久武備不戒請二府各舉才任將帥者數人稍試用之唃廝囉
與元昊相攻已而來獻捷 朝廷議以唃廝囉為節度使億曰二
虜皆外臣今不能諭令解仇而因捷以獎之豈所以綏御四夷之
道哉固執不可遂已四年為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億見天下諸
路有奏擯拾官吏小過輒顏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 聖上之
心雖昆蟲草木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
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柰何錮之於 聖世其持
心如此以災異乃發罷知政事除禮部侍郎知應天府加資政
殿學士徙成德軍改澶堯二州遷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傅致仕

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忠憲億方重有守治家嚴肅雖
燕居未嘗見其惰容八子綱綜絳繹維縝緝緬而絳縝位宰相
維門下侍郎

綜字仲文始以父任入官舉進士為集賢校理擢同脩起居注
使于契丹契丹主以其父子仍世奉使酌酒勸之綜亦起勸契
丹主亦離席酬之既還宰相陳執中以為生事出知滑州後復
起居注擢知制誥綜嘗館伴虜使虜人欲稱北朝綜曰自古未
有建國而无號者虜使慙遂不復言卒年四十六綜子宗道元
祐初為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絳字子華少力學以父任為大理評事舉進士甲科為太子中
允通判陳州遷直集賢院同知太常禮院故事享太廟百官
前期習儀廟中絳言其非禮遂徙就尚書省為開封府推官男

子冷青自言其母嘗得幸掖庭有娠而出生青開封捕得以為
狂人流汝州絳以青惑眾非所宜追青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宮
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遷戶部判官除右正言
道士趙清貺出入宰相龐籍家以賄敗開封府杖之道死事連
籍絳奏請窮治於是籍與開封尹呂公綽皆坐謫脩起居注召
試知制誥故事郊祀天子親閱警場絳曰致齋而觀鼓吹非禮
也 仁宗從之請外出知河陽召判流內銓李仲昌議開六塔
而績用弗成以絳安撫河北絳劾仲昌首議費國虐民遂竄南
方使還遷龍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 仁宗遣使祈嗣於茅
山絳因上疏願放掖庭宮人之無用者及限內臣養子以重絕
人之世即日出宮人數百 詔裁定內臣養子令遷右諫議大
夫御史中丞絳劾宰相富弼以張茂實為先帝子而引用管

軍將謀不軌遂家居待罪於是臺諫言絳論事不當罷知蔡州未幾以翰林侍讀季士知慶州加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召還遷戶部侍郎知開封府浹日除三司使俄拜樞密副使 神宗嘗問天下遺利絳請盡地力因言差役之弊害農業傷民財願更定其法 神宗嘉之役議自此始矣遂領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拜參知政事夏人犯環慶絳請行即拜陝西宣撫使治兵廊延遣偏將种諤出青澗趨銀州破撫寧開元諸帳築囉兀等城自高奴通河東塞 詔兼河東宣撫使即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遂出麟府兵徑虜中會囉兀城下破賊馬戶川斬首千級已而撫寧堡失守夏人急攻囉兀城慶州卒叛言者罪絳遂罷相知鄧州始 朝廷面授絳攻守二策絳選蕃兵馬七軍命諸將分領之又選募軍配卒及盜

賊亡命為奇兵用种諤謀欲取橫山使將兵城囉兀雪中築抚寧堡調發倉猝關陝騷然絳駐延州命諸將並聽諤節制又命蕃官王文諒自慶州出討環慶路聽文諒節制絳得空名告身宣勅及錦袍銀帶抚納降附至邊尽召蕃官蕃部厚犒之軍士怨望又奪騎兵馬曰此輩不能戰以與蕃部有抱馬首號泣者夏人出兵爭撫寧堡陷之又攻囉兀城絳命諸路出師牽制慶州兵再出遂作亂 朝廷憂之乃罷兵而棄囉兀撫寧云從知許州加觀文殿學士明年進大學士知大名府熙寧七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絳繼王安石為相請置局中書鈞攷用度以均節邦計事多留滯不決踰月以疾辭位除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許州徙太原府拜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又領西太乙宮使絳乞納節遂拜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

士復領建雄軍節度使知河南府移鎮鎮江封康國公加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告老拜司空致仕薨年七十七贈太傅謚曰獻肅絳莊重有體遇事敢為與人交久而益信之喜延接士大夫始與王安石善其後頗異因數稱薦司馬光可大用云子宗師元祐中為兵部侍郎

維字持國幼篤志問學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非其好也闔門不仕宰相文彥博薦維好古者季安冷靜退富弼帥河東辟掌機宜文字又薦為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祫享下禮官集議東嚮位維議以為尊祖之道禮之大者有三於廟則百代不遷於天地之祭則為配主至於祫享則位東嚮商以契周以后稷其毀廟之主皆出於太祖之後故其禮順後世太祖之上復有追崇之廟故其禮疑所以議論不一然大底不過三義一則直推

見廟最尊之祖為先即唐顏真卿韓愈以獻祖居東嚮之位是一則以追崇之祖別廟而祭全太祖之尊即漢之太上皇魏之處士晉之府君唐之獻懿是也一則以太祖尚在昭穆虛位以待自魏晉以訖於隋唐及本朝故事是也推崇最尊之祖既非始封有功之君親盡則毀於聖人制禮之意殆恐不然別廟而祭者雖有變禮未可遽行於今惟虛東嚮之位以待太祖於禮近可宜如祖宗故事虛東嚮之位便先是溫成皇后立廟用樂維上疏乞詔有司議廟制有不如禮者一切裁去以明陛下不私後宮專奉祖宗之意陳執中薨請謚維議以謂貴妃張氏薨治喪皇儀殿追冊位號建廟用樂此執中不忠之大者宜謚曰榮靈詔謚曰恭維言責難於君謂之恭臣之議執中正以不恭遂乞罷以祕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

陽郡王以維為記室參軍遷直集賢院 神宗遇維甚厚嘗與
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
神宗拱手稱善維嘗采東平樂善之語以獻時為 穎王擇妃
維上疏以謂 穎王卜族授室宜歷選勳望之家審擇淑哲之
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遷起居
注侍 邇英講 英宗方免喪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閣者
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聖
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燕閒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侍臣則
可以極咨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成敗之原今禮
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 玉音語曰時然後言 陛下之言此
其時也臣雖不敏請秉筆以俟遷右正言知制誥知通進銀臺
司脩撰 仁宗實錄御史呂誨等論 濮安懿王稱親得罪維

請追還前詔既而誨等降黜敕命不由門下封駁維言罷黜御
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无甚於此宜追還誨
等敕命由銀臺司使臣得申論議以正官法不從遂闔門待罪
有旨舉臺官維舉呂誨范純仁 穎王為皇太子以維兼右庶
子 神宗即位除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王陶彈擊宰相韓
琦不押常朝班以為跋扈陶罷中丞為翰林學士維言宰相跋
扈王法所當誅也御史中丞之言是則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
是則御史中丞安得止罷臺職而已今為翰林學士是遷也願
廷對羣臣使是非兩判遂請郡得知汝州召還脩 英宗實錄兼
侍講初 英宗即位附 仁宗主而遷 僖祖及 神宗即位
復還 僖祖而遷 順位維上疏請如故語在元絳傳為翰林
學士權知開封府遷翰林侍讀學士充羣牧使孔文仲對策入

等以直言罷黜維言 陛下无以文仲為一賤士爾黜之何損
臣恐賢俊由此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之人將窺隙而進則
為禍有不勝言者矣除端明殿學士知襄州徙許州數月復除
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時京師旱維上疏曰 陛下憂閔
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願 陛下痛
自責已下 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恩令有所蠲免以和
人情後數日又上疏曰近日畿內諸縣督責青苗錢甚急往往
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若夫動
甲兵危士民遺財用於荒夷之地 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
至於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則遲遲而不肯發
望 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於養人猶愈於過而殺人也 神
宗命維草詔求直言 詔出人情大悅是日乃雨兄絳入相援

故事乞補外以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知河陽坐議免行錢
不合落端明殿學士踰年復職知許州進資政殿學士提舉崇
福宮 神宗崩維赴闕臨 宣仁聖烈皇后遣使降 手詔勞
問維對曰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識人情而已識
人情不難以已之心推人之情則可見矣大凡貧則思富苦則
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 陛下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
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矣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
矣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矣推此而廣之盡誠而
行之則 神孫觀 陛下之法不待教而自聖成德賢士聞
陛下之風不煩諭而爭宣忠力矣既又言六事一曰青苗蠲歲
散之法二曰免役除寬剩之數三曰坊場依 祖宗法不可添
長四曰罷市易五曰斂保馬六曰禁錢幣起知陳州召赴 闕

除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加資政殿大學士維言 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受 朝廷爵命而國母擅行因廢故興兵問罪今國母死秉常復位所為恭順有藩臣禮宜復還其故地以成 先帝聖恩因陳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棄者有五元祐元年為門下侍郎議者欲廢三經義維謂宜與先儒之說並行不必廢二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改汝州知潁昌府告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加太子少師後坐元祐黨降左朝議大夫再責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盡歸其官聽父居故里許之元符初復左朝議大夫卒年八十二

頌字玉汝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前此武臣不執親喪頌建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晉襄墨纒事出一時遂著令自宗班以上聽持服知洋州代還為殿中侍御史言參知政事孫抃保身持祿抃遂罷免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赴闕秉議右府輒畫旨改賜章服頌以右府越職中書不論奏虧損國軀劉永年以外戚除防禦使頌復言武臣正任以上非有勲績不許遷今迂永年何也內侍史志聰私役皇城親從布列宿衛所以奉至尊戒不虞也使宦者得私役則禁衛之嚴弛矣仁宗為罷向與永年而正志聰之罪遷侍御史 英宗即位為淮南轉運使移河北會夏國使至報諒祚亡秉常立求封冊朝廷以上即位西人不入賀款犯邊遣頌赴西驛責問來使神宗謂執政曰朕選用韓頌得人矣改陝西轉運使移河東除直舍人院以兄絳執政改集賢殿脩撰為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秦州指使傅勅夜被酒誤隨入州宅頌令軍校以鐵裹杖箠死勅妻持血衣搗登聞鼓院以訴落職分司南京秦人語

東五十八卷
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其酷如此久之復天章閣待制為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熙寧六年北虜遣泛使蕭禧議代北地界禧行命續報聘使還除知開封府明年禧再至復命館伴與禧往河東據圖分畫卒以分水嶺為界使還除羣牧使遷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官制行易太中大夫拜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 哲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蔡確同秉政續素不平確與章惇邢恕等妄貪定策之功誣罔 太皇太后及確為山陵使續於 簾前具陳確姦狀由是 東朝與外廷備知之裕陵復土確使還欲進用其屬高遵惠又以張璪為郎官韓宗文為館職 宣仁以問續 曰遵惠 太皇太后之族璪乃燥之弟而宗文臣之姪擢任非次則是君臣各私其親也乃止續相未朞年諫官孫覺蘇轍王覲御史劉摯論續操心深險

才鄙望輕士大夫初不以輔相期之在 先朝奉使無狀割地七百餘里以遺北虜邊人怨之不可使居相位章數十上除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移守永興軍河南府歲餘拜武安軍節度使知太原府徙鎮奉寧知潁昌請老除中太一宮使觀文殿大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九贈司空續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清議非之 臣稱曰昔袁安未曾以臧罪鞠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韓億不悅擯人以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皆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適於同維適於正續適於嚴烏虜維其賢哉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八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九上

列傳四十二上

范仲淹字希文唐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蘇州祖贊時仕錢氏為祕書監父墉從錢俶歸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仲淹二歲而孤母貧無依改適長山朱氏故冒朱姓名說舉進士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仲淹少有大志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一不動於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其志也為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自言不敢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乃上書宰相極論天下事所言皆執政時所施行者也宰相王曾見而竒之晏殊知應天府表掌府學及終喪乃歸宗易今名時晏殊在京師薦一士為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

他薦乎公宜更薦范仲淹也殊從之遂用為祕閣校理章獻明肅皇后欲以元日御會慶殿太常具儀請天子率百官獻壽仲淹上疏言王者父天母地若奉親于內則有家人禮今稱觴殿下是以天子北面行人臣事抑尊損威不可為後世法殊謂仲淹曰此豈君所當言邪仲淹抗言曰仲淹受公誤知常懼不稱為知己羞仲淹所言正論也公反以為罪乎殊慙無以應仲淹又上疏請太后復辟以為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發臣願陛下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遂出通判河中府久之仁宗記其忠召為右司諫章獻崩言事者希旨多言章獻時事仲淹諫曰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章獻有遺命以太

妃楊氏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上疏言太后母之名號也未聞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由是罷其冊命歲饑出使安撫東南所至除淫祀賑乏絕民有食烏啄草者擗草以進請示六宮貴戚戒其侈心因陳八事以諫會郭皇后廢仲淹上書諫不報與御史中丞孔道輔合諫官御史伏閣諫仁宗遣中貴人諭令詣中書宰相呂夷簡曰廢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此乃光武失德何足法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為主上躬堯舜之資而相公柰何更勸之效昏君所為豈不為聖明之累乎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徙蘇州歲餘拜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事無所避知開封府仲淹明敏通照決事如神京師謠曰朝廷無憂有

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仲淹言洛陽險固而汴州四戰之郊急難則居洛太平乃都汴今洛宮本備巡幸可漸廣儲蓄繕脩之又言古之治亂繇用人得失此宰相之職也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進退遲速次序曰如此可以為公可以為私 陛下不可以不察又獻四論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變其大指言治亂繫所任區別而進退左右人主之權也不可以委臣下 仁宗因而質於宰相呂夷簡夷簡以為仲淹離間君臣至交論 上前坐落職出知饒州余靖上疏言仲淹嘗言 陛下母子夫婦之間尚加優容今以一言觸大臣遽至黜逐非 朝廷福尹洙亦自訟與仲淹義兼師友且嘗被論薦請從降黜歐陽脩移書諫官高若訥責其不言若訥繳奏之靖等悉坐貶當

時謂之四賢一不肖一不肖指若訥也後徙潤越二州趙元昊及 仁宗知仲淹材兼文武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夏竦為陝西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是時延州諸砦失守東西四百里無藩籬人心危恐乃以仲淹知延州仲淹析州兵為六將將三千人訓練齊整使更禦賊諸路皆用以為法賊聞之第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老子謂雅也又築青澗城以阨寇衝墾田二千頃復承平永平廢砦屬羌歸業者數萬戶時議諸路進討獨仲淹固守廊延不從及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仲淹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令去僭號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見西夏事中元昊復有書不遜仲淹焚其書不以聞坐奪一官知耀州未踰月徙慶州分陝西為

四路以仲淹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仲淹上攻守二策
仁宗報之曰閱所奏二策思慮精密矣然將帥士卒累血氣未
甚振若幸於或勝恐非良謀借有克獲又煩守備若乃勤於訓
練嚴加捍禦遠設斥候制其奔衝俟時而動庶以養銳持久卿
宜深體朕意與諸帥協心并力互相應援或有便宜密奏仲淹
又言西戎背德卿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 陛下憂邊之心
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者之議卒不
能合也臣前在延安初則請復諸砦為守禦之備次則幸其休
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 朝廷以群言之異未垂采納今臣領
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攻其遠則害必至
攻其近則利亦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所謂攻宜
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
於其間今奉 詔俾嚴加捍禦俟時而動與鄰道協心而共圖
之又觀赦文謂彼無騷動我不侵掠臣恐賊寇一隔遠在數百
里外應援不及須為牽制之策以沮賊氣願 朝廷於守策之
外更備攻術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臣前嘗遣人入界
通往來之間或更有人至不可不答 朝廷先降密旨令往復
論議歲年之間當有成事且自古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
帛富庶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則當任其所
有勝其所長此霸王之術也 仁宗嘉其議慶曆二年改邠州
觀察使不拜州之西北有砦據後橋川南通鳳州華州池北接
白豹金湯種落彊悍而善耕久不能城仲淹一日擁兵出諸將
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板築之
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仲淹戒諸將戰

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度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以為不可及 詔賜名曰大順城環州屬羌明珠滅賊二族兵各萬餘人皆附賊仲淹又請復細腰城葫蘆泉諸砦招致二族以拒賊又復近羌千三百餘帳葛懷敏之敗定川也關中民竄匿山谷乃率部下兵赴援而募兵關中人心始安 仁宗聞定川之敗頗以西方為憂謂近臣曰若得仲淹出援涇原可無慮矣及聞其出師甚喜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尋拜陝西四路安撫緣邊招討使仲淹待諸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 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召之卧內屏又徹衛與語不疑仲淹與韓琦俱有威名軍中為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來請和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仲淹所部刺其手仲淹去兵罷獨得復為民仲淹在邊其所施設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也自仲淹坐呂夷簡貶群士大夫各持二人曲直夷簡患之凡直仲淹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夷簡復相仲淹再起被用於是歡然相得戮力平賊天下兩賢之召拜樞密副使頃之與韓琦出巡邊為陝西宣撫使未行政參知政事而以琦代使陝西會盜起淮南知高郵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賊悅徑去事聞富弼時在樞府議欲誅仲約以正軍法仲淹欲宥之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又不能守而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也

今高郵無兵無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怒戮之
恐非法意也 仁宗從之仲約由此免死仲淹在政府欲放周
官以六卿事分委輔相而自領兵刑之任 仁宗方銳意政事
仲淹每進見 仁宗必以太平責之仲淹歎曰 上之用我者
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再賜 手
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 天章閣召見賜坐詢以世務仲淹言
天下之治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先擇轉運按察使又云
取士不可以不根行實而先詞華圭田不均則不足以養廉吏
農桑不課則民失業詔令婁更則下不信又請復府兵以宿衛
京師併縣邑以寬徭役又欲減五品以上任子例明年與韓琦
列上禦邊四策既欲改制故忌之者衆而僥倖者不悅因出為
河東陝西宣撫使而富弼亦出按治河北道改資政殿學士知邠
州以疾請知鄧州加給事中知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疾
甚請潁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曰文正所著丹陽
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仲淹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泛愛喪其母
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味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
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姑蘇之范皆疎屬而置義莊以周急之天
下想聞其風采賢士大夫以不獲登其門為耻下至里巷及夷
狄皆知其名字鄧慶之民與屬羌皆繪像生祀之其卒也
仁宗甚悼惜之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純佑有行義以疾廢于
家

臣稱曰仲淹之語憂樂信所謂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雖
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方其為書以遺宰相慨然有興王道致
太平之意故其治民馭軍執政皆無易此書者得非致君謀國

之略素已定於習中與石介頌之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是誠知言哉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九上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九下

列傳四十二下

純仁字堯夫以父任為太常寺太祝中進士第初知武進縣又知長葛縣皆不赴仲淹遣之純仁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邪及仲淹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為政有惠愛簽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倚以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劾純仁純仁言養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為殿中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脩等議欲尊崇而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

呂誨等更論奏不聽於是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內出
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復言 陛下以長君
臨御柰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非人王自安
計尋 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出通判安州徙
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除兵部員
外郎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神宗厲精求治任用王安石多
所變更純仁言驟變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願陛下圖不見之怨 神宗問何謂圖不見之怨純仁曰古
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又論富弼在相位不
當以疾自為形迹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薛
向不可任發運使向行均輸法於六路必將掊克生民歛怨基
禍又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

革自古人君欲事功亟就必為檢倭所乘不可不察既而劉琦
錢顛以論安石同時罷御史純仁言琦等一言柄臣遽以罪去
今在廷阿附者已眾柰何史以法驅之益指切安石 神宗察
其忠章弗下而純仁闔門請去乃罷諫院留脩起居注純仁又
申中書以為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
講五霸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
老成為因循之人棄公論為流俗之語謂曾公亮年高不退廉
節有虧謂趙抃心知其非而詞辨不及中書以狀進又落脩起
居注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坐失察僚佐燕游左遷
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入見 神宗問純仁
兵法邊事對曰非臣所習也懇辭邊任不許屬郡流人道慶稱
冤按得冤狀郡將神詒誣訟純仁扶情變獄 詔移獄北郡出

御史治之純仁就逮郡人數萬號泣遮道久乃得去獄成純仁坐奪職知信陽軍徙齊州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復直龍圖閣知慶州擢天章閣待制召還充侍講除給事中時 哲宗 宣仁后共政司馬光入朝首改差役法純仁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力為光言之是時初改熙寧按問自首法純仁奏立文太深又言四方奏讞大辟坐死者視舊數倍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明年進吏部尚書數日拜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請罷兵棄地因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予十緡事皆施行邊臣俘蕃酋鬼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言者攻呂惠卿章惇鄧綰純仁為救解因言臣嘗為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恐錄人之過太甚實

繫國體

宣仁后嘉納因下

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

所問學士蘇軾發策問為言者所攻韓維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言黜元祐三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諫官王覲坐論朋黨貶純仁復為辨君子小人朋黨之異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所為詩上之為謗訕臺諫趨和欲致之重辟純仁獨於簾前開陳 方今 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左相呂大防奏蔡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奏以為朋黨難辨却恐誤及善人此事正宜詳審繼上疏曰 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

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 國家之患率由此也
至如王安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
望為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為商鑑今來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
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
可以化枉邪為善人不仁者自當屏迹矣河煩分辯黨人或恐
有傷仁化執事議蔡確責命也太師文彥博欲置之嶺嶠純仁
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
免大防不敢言唯左丞王存與純仁相協純仁與存 上前論
之益堅既又上疏極論且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
不能容貸父子至親主於恕而已若處之必死之地則恐傷恩
臣之區區實在於此確卒貶新州純仁亦力求罷乃以觀文殿學
士知潁昌府踰年進大學士知太原府夏人犯邊純仁自劾
有 詔貶官一等徙知河南再徙潁昌召還復拜右僕射純仁
前為相時有司請復河故道二三大臣主其議純仁以為壅之
使高必難成功 朝廷為出近臣行視還奏如純仁言乃止純
仁既罷而河役復興及純仁再相復遣使按行不能易前說然
主議者必欲成之後雖暫歸故道已而復決人力為之敝純仁
於事無所回同列或病之會左相呂大防以楊畏為諫議大夫
純仁以畏非端 不可由是乞罷政不許 宣仁后寢疾一日
召純仁謂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 章獻明肅皇后垂簾時
唯勸 明肅盡母道 明肅上賓唯勸 仁宗盡子道卿父仲
淹可謂忠臣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 哲宗親政純仁
因勸 哲宗遴擇執政臺諫且言 仁宗朝委任執政而臺諫
實參論議可以為法然不可用非其人 哲宗嘉納之蘇轍以

論殿試策題引漢武昭為言 哲宗怒儼非其倫貶汝州轍不
敢自明純仁獨前奏武帝雄材大略史無貶詞况轍所論事與
時也非論人也 哲宗意稍解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
時士大夫觀望多詆元祐之政純仁言 章獻明肅皇后崩
仁宗以言者多斥 垂簾時事下 詔禁止望 陛下稽倣而
行以戒薄俗今狂妄詆訐者已多容之則累 聖孝懲之則恐
塞言路不若以 詔書禁約一遵 仁宗故事全臺言蘇軾行
呂惠卿告詞訕謗 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
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 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 垂簾
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
畏避不即納忠而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御史來之邵言高
士敦任成都鈐轄日不法事又論蘇轍所謫太近純仁言之邵

為成都路監司士敦有犯自當按發轍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
史亦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 哲宗既召章惇為相
純仁於是請罷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
徙河南府又徙陳州章惇用事呂大防等數十人皆貶竄 明
堂肆赦惇先疏大防等終身不徙純仁上疏申理曰大防等年
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而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
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只是
仰報 盛德向來章惇自惠卿雖為貶謫不出里居臣尚曾有
言深蒙 陛下開納 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 聖念今趙
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 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
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遂落職知隨州明年以武安軍節度
副使永州安置純仁諸子聞韓維謫均州其子以其父執政日

與司馬光議論不合得免行亦欲以純仁昔與光議役法不同
為言求歸先白純仁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
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有愧心而生者不若
無愧心而死諸子乃止 徽宗即位即日遣中使勞問初授光
祿卿分司南京道復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
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方倚為相而純仁以目疾固辭許還
潁昌里第 徽宗每對輔臣以不及見純仁為恨而純仁臨終
亦以 宣仁后誣謗未明為恨也口占遺表有云惟 宣仁之
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皆權臣務快於私忿非 泰陵
實謂之當然命其門人李之儀次第之純仁卒時年七十五贈
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常曰吾平生好學
得之忠恕二字而已歷事四世無間言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

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思多先疎族沒之日幼
子五孫猶未官有文集五十卷純仁既卒蔡京用事小人傳會
言純仁遺表子正平與李之儀撰造以為非純仁意正平與之
儀皆下御史獄正平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初蔡京欲結
后戚故奏展向氏墳事下開封正平為開封尉往按視其地以民
田不可奪府以其言聞京坐贖金由此恨正平故誣以罪其後
正平遇赦得歸遂不復仕云

臣稱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
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噫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
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
為已甚者臣於純仁見之矣

純禮字彝叟以父蔭為祕書省正字稍遷三司鹽鐵判官以比

部員外郎知遂州除戶部郎中京西路轉運副使入為吏部郎中遷左司又遷太常少卿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以光祿卿召者起居舍人張耒先在病告中書省錄黃不候參假令供職純禮批敕謂耒既能供職豈不能朝見壞禮亂法所不當為一時為之聳動復拜刑部侍郎以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知亳州提舉明道宮元符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為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刻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政之苛猶慮未盡何寬之為患邪除禮部尚書遂拜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者並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純禮徐進曰次升所陳不過防執政引用親黨及罷黜不附己者耳言之者無罪開之

者足以戒何用深責之也呂惠卿告老徽宗以問執政執政請許之純禮謂惠卿前二府位節鉞豈不存朝廷躰貌雖其人不足留所重者國躰也罷知潁昌府尋除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崇寧初落職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徐州居住又責授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移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七十六

純粹字德孺以門功稍遷至贊善大夫為檢正中書刑房公事以事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擢陝西轉運判官陞副使進直龍圖閣為京東路轉運使知慶州時夏人不庭純粹謂諸路策應舊制也自徐禧罷策應若虜兵大率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鄰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爾謂宜修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初神宗問罪夏人

取其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砦又取蘭州至是議分畫疆界趙禹在延州純粹在慶州以爲得之無益於中國純粹請以虜所陷官吏丁夫婦 朝廷而以所削之地給賜之於是還以四砦而夏人服是時兄純仁以書與純粹論邊事云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夷狄較勝負不唯不可勝兼亦不足勝雖勝非也入爲戶部侍郎出知延安府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以純粹棄地爲非降直龍圖閣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時方經略西羌乃改純粹知鄧州河南府滑州坐元祐黨落職謫均州居住 徽宗即位起知信州復以舊職帥延安又知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提奉鴻慶宮鄆州居住又責常州別駕鄆州安置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脩撰提舉太清宮復徽猷閣待制俄致仕卒年七十餘純粹聰明下不能欺在京東時會蘇軾自登州召還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爲精詳爲帥端重有軀間謀明功罪當恩威兼用邊人畏服焉

東都事略第五十九下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

列傳四十三

陳從易字簡夫泉州晉江人也舉進士為嵐州團練推官再調
彭州軍事判官王均反從易攝州事有謀殺監兵欲從亂者從
易推其首斬之及繇漢相繼陷而均移書至州從易即命焚之
以安衆然亦戒其家僮聚薪堂後曰吾力不足以守則死于此
矣改著作佐郎知邵武軍遷太常博士與脩歷代君臣事迹遷
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改直史館出知虔州坐失卒送宰相
寇準素惡之出知吉州後為湖南轉運使準貶道州或謂曰可
志廬陵之命邪準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者為慙徙知江陵
府又知慶州入為左司郎中知制誥與楊大雅同在西掖時謂
之楊陳遷左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年六十六

王欽若素善從易常謂人曰吾數日不見簡夫輒忽忽不懌及廢居睢陽親舊無敢見者從易赴湖南往見之欽若曰無乃為君累乎留數日而去所著有泉山集二十卷中書制藁五卷西清奏議三卷

楊大雅字子政杭州錢塘人也初名傑後避真宗藩邸名而更之唐靖恭虞卿之後虞卿孫承休唐天祐初為吳越策禮副使因家錢塘大雅承休四世孫也舉進士真宗時召試學士院又上書自薦乃直集賢院久歷外官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有出其後者往往致榮顯或笑其違世自守大雅歎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乎天子矣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殿脩撰與陳從易並命知制誥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

州卒年六十九所著有大隱集五十卷職林二十卷兩漢博聞十二卷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也由進士第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為崇文校勘累遷脩起居注丁謂執政權傾天下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持權怙勢觀其所為必遊米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迂晉絳二州還朝或謂曰舜工文孝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而惡之出知均州卒年六十九子仲昌稍知名然銳於進取嘗獻計脩六塔河無功自殿中丞責英州文孝參軍卒

燕肅字穆之青州人也少聰警奉進士為鳳翔觀察推官知臨

邛縣又知考城通判河南府召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提
點廣西刑獄徙廣東知越明二州入為定王府記室參軍擢龍
圖閣待制知審刑院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而州郡懼得罪不
敢讞故冤獄常多肅建請諸路疑獄皆聽讞有不當者釋其罪
自是全活者衆判太常寺建議考正雅樂自肅始改龍圖閣直
學士知潁州徙鄧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肅多巧思以
創物大智聞天下常造指南車記里鼓二車及歌器以獻又作蓮花
漏世服其精肅所至刻石以記其法子度官至右諫議大夫

胥偃字安道潭州長沙人也少好孝柳開見其所為文而器之
曰子異日必有名於天下奉進士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稍遷
太常丞脩起居注知制誥久之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忻州地
震偃言至陰之盛所致也蓋臣者君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

中國之陰今朝廷政令不專出上而後宮外戚恩澤日益蕃
滋陽不勝陰之效也加以夷狄間多內侮宜選將練師以防侵
軼之患其後元昊朝貢不至復上疏以為即誅之太暴非聖人
謹於用兵之意也謂宜遣一介之使問其不臣之狀待其辭屈
而後加誅焉則王師出為有名矣西邊用兵士卒親屬留京師
有犯法抵死者仁宗不忍使就刑言者或欲置毒飲食中令
得死偃以為不可力諫止之卒年五十七始偃未仕時其家
初有田數十頃偃既貴遂以予族人初天下圭田無月日之限
爭者稍衆偃請限水田以四月終陸田三月終因著為令嘗與
謝絳試中書吏大臣有私屬者偃不發視其牘而焚之曰發而
言之不亦傷刻薄乎

司馬池字和中陝州夏縣人也少好學推家財數十萬與其諸

父嘗奏名禮部將入試殿廷一日心動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能無恙否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蓋母亡為友人所匿也因語其友而友止告以聞有疾池遂號慟而歸後舉進士為永寧簿盛度守光州池為光山令 大內火 詔諸州市竹木州期以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轉市鄰郡非三日可得度怒甚既而光山為諸邑先池於民有信而民不俟於催督也曹利用薦為群牧判官辭不就 朝廷固授之其後利用貶其黨畏罪多從而毀之獨池在 朝明利用之枉除開封府推官為中貴人所沮乃出知耀州為利州路轉運使知鳳翔府召知諫院表懇免 仁宗曰人皆耆進池獨耆退何也加直史館復知鳳翔有疑獄上讞大理輒復下椽屬皇恐池曰長吏者政事所係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岐陽鎮巡檢夜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而俾為文

約不敢復督士卒而後釋其縛池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廢為侍御史知雜事嘗言陝西用兵無宿將劉平好自用必誤大事卒如其言更三司副使遂以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改同州徙杭州江鈞張從革為兩浙轉運使惡池据撫其事條奏之降知虢州池未謫聞吏有盜官銀稱為鈞償私費而從革之媮犯稅陰遣人私請或謂可以此報池獨不較人以為長者徙晉州卒年 十三子光位宰相自有傳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孔子四十五世孫舉進士為寧州推官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郡將帥其屬往奠拜之道輔持笏碎蛇首而去一郡皆驚知曲阜縣天聖九年為右正言上書請 太后歸政 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之使契丹虜

主酌以大卮曰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生事且開虜豐他日仁宗問之對曰契丹新為黑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多以言相侮臣志其益慢中國故荅以此言 仁宗然之除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坐糾事失當出知鄆州徙青州入判流內銓出知許州徙應天府除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皇后郭氏廢道輔率諫官御史伏閣請對 仁宗令至中書宰相呂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大臣當導君以堯舜而漢唐失德可為法邪夷簡色沮明日請對不得入遂出知秦州徙徐州兗州進給事中龍圖閣直學士復入為御史中丞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且多更赦而執政又以為道輔為大臣道地出知鄆州道輔性鯁直遇事無所避再入臺劾郭贄舊宅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也子宗翰

宅近 太廟而言者為出入傳呼則神不寧

詔令徙宅道

輔歎曰僉人之言入矣既以士元事罷憤惋而卒年五十四然

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也子宗翰

宗翰字周翰始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宗翰氣貌渾厚奉親孝王珪在翰林舉御史司馬光知諫院敕薦士皆以宗翰應 詔嘗為夔峽路轉運判官京東路提點刑獄知蘄密陝楊洪亮六州元祐初除司農少卿遷鴻臚卿先聖之後襲公爵以奉祠事其後或領官他州至有以爵為尉而廷參郡守者宗翰以為言 詔改衍聖公南奉聖公承襲者即除寄祿官不領他職給廟享田萬畝賜監書置享官以誨其子弟除刑部侍郎卒年六十

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也其母夢鳳集于家庭而少連生舉服

勤詞李科知崇陽縣崇陽劇邑自張詠後未有繼者少連治文
仍出其右當 章獻皇后臨朝為御史臺推直官上疏論戚里
恩濫 章獻怒責監漣水軍酒稅起為通判天雄軍召入為殿
中侍御史 郭皇后廢少連與諫臺官伏閣不得對孔道輔范
仲淹謫出少連等止各罰金少連上疏曰臣因義激心以職獲
譴天容地載蒙幸何深然理有所未伸情有所未達鬱悒之志
不得不盡陳之道輔仲淹與臣等議皇后不宜廢是以羣詣殿
閣上疏而執政進說使臣等不獲面對道輔仲淹出守外郡臣
等蒙罰中外皆以為非 陛下之意特宰執假 天威以斷來
者之說不報又上疏曰臣伏準戒諭自今不得羣詣殿門請對
且伏閣上疏 自有故事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閣雪陸贄之枉
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之冤今 陛下未忍廢黜皇后而兩

府列狀議降為妃諫官御史敢廢伏閣之事乎 陛下深惟道
輔仲淹等所言為阿黨乎為忠亮乎不報又上疏曰高明清
凝德無累天之道也然氛祲蔽翳晦明偶差乃陰陽之沴爾象
天德者君之體也治陰陽者臣之職也 陛下秉一德臨萬方
有生之類莫不浸其德澤氛祲蔽翳偶差晦明以累 聖德蓋
大臣重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貢狂瞽哉誠
以秉愛君之心切痛 陛下履仁聖之具美乏骨鯁之良輔因
成不忍之忿以稽不遠之復臣是以瀝肝膽披情素為 陛下
廓清氛祲蒙翳之累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
詩云刑于寡妻御于家邦若然則脩化者莫不自內而刑外也
去年十二月二府大臣晚出民間喧傳皇后被譴而入道矣又
傳降為妃而離宮矣在外莫知其過失無不驚歎且皇后有罪

黜則告宗廟廢則為庶人安有陰行臣下之議者乎且皇后有小過可降為妃則臣僚之婦有小過亦當廢為妾乎臣等赴中書時輔弼之臣備言皇后有妬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為妃兼云有上封者恐皇后不利於 聖躬故脩高垣置在別館臣等備陳中外之議請復皇后位號以安民心翌日 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掖廷具知特示含容俾自循省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審在別館為妃乎為后乎 詔書不言安所取信皇后事陛下下紀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 宸聽而臣下循默無敢為 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祲蔽翳以累 聖德豈虛言哉蓋臣職有曠爾夫皇后動搖有大不可者二執政之臣獨不念之內外臣僚以至戚里豈不萌覬覦之心欲進其女以希選納或事寵愛以結內援使 陛下惑女色而亂紀綱紀綱一亂變故

以生社稷可得安乎斯大不可者一也 陛下凡舉事為萬世法苟有掖廷爭寵遂行廢后則何以書史策而示子孫乎斯大不可者二也 臣願 詔皇后歸宮復其位號杜絕非聞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懽豈不美哉 陛下苟為邪臣所沮不行小臣之議臣恐高宗王后之枉必見於他日宮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惟 陛下察之不報改開封府判官直集賢院出為兩浙淮南陝西轉運使駙馬都尉柴宗慶縱其下擾民少連即劾奏之入兼侍御史知雜事踰月為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廣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徙渭州卒年四十六少連質直自任遇事無大小決遣如流不為權勢所屈其卒也 仁宗甚歎惜之

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也舉進士為楚州團練推官嘗知臨

川縣通判眉州久之知泗州召拜監察御史遷侍御史禁中火有司請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堂言 陛下宜責躬脩德以應天變豈可歸咎宮人邪殆非所以畏天譴也 仁宗於是悉赦原之郭皇后廢與御史中丞孔道輔等極論不可又請對不許未幾出為江東轉運使徙河南兼發運使歲薦部吏二百人或謂曰一有謬舉且得罪何以多為堂曰技十得四五亦足以報國矣坐失按舉降知越州州有鑑湖溉田八千頃前此為郡者聽民自占既而多為豪右所不便水利浸耗堂條上所不便奏復之徙蘇州入為鹽鐵副使安撫梓夔路拜天章閣待制制置發運使知洪州應天府又知杭州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為學宮選屬官與鄉老者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徙知河中府復知杭蘇二州以

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五堂為人脩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延譽後進如不及尤者作詩云

彭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也舉進士授漢陽軍判官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顧望鄉閭皆有從官之樂乘獨悵然曰親老矣安敢捨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以歸有薦其文行者召試除館閣校勘固辭還家用寇準薦復召試為校勘遷祕書丞集賢校理求便親得知普州舊制蜀人不許赴蜀官特恩自乘始父卒既葬甘露降墓栢上人以為孝感其後脩注闕中書擬人乘在選中 仁宗曰彭乘恬退之士也遂用之及召見諭以見用之意乘對曰臣生孤遠蒙被近用已過分矣 仁宗嘉之擢知制誥知開封府為翰林學士卒年六十五乘重厚寡言性純孝不喜事生產家聚書萬卷多乘手自校正然其

為文少工也

趙師民字周翰青州臨淄人也九歲能為文舉進士第復還鄉里不仕孫奭薦為兗州教授遷國子監直講崇政殿說書又遷宗正丞陝西用兵上治道十五事改天章閣待制同知宗正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民有盜鐵禁者師民曰鄣其利而罪之是罔民也一切不問代還復判宗正卒年六十九師民經行淳懿然舉止疎野其為文章清麗繁縟而又詳練故事為士大夫所稱子彥若

彥若字元考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博覽善記事父孝年十八舉賢良方正召試中選射策不入等知千乘縣用大臣薦為祕閣校勘遷集賢校理通判淄州有縱火偽印者法當死彥若曰在律犯罪親年九十無兼養聽讞與太守解賓王議異遂獨剡

奏得減死賓王慊之因訟彥若不詣郡坐謫監單州酒稅踰年還館稍遷知宗正丞宗廟薦新仲秋用菱萌不經易以蒲白彥若曰蒲春始生可食秋則過時不可以薦乃據引經傳改從春獻除國史院編脩官脩起居注元豐中召試中書舍人當草制而執政避家諱易其詞彥若奏曰臣迹雖孤而志不可奪改右諫議大夫坐侵越御史論事徙秘書監哲宗即位為龍圖閣待制知亳州移陳州召還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遷兵部侍郎兼實錄院脩撰權禮部尚書拜翰林學士以子累罷為實文閣學士提舉萬壽觀紹聖初以彥若與脩神宗實錄貶安遠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卒于貶所年六十三後與元祐黨有文集五十卷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一
列傳四十四

張亢字公壽濮州人也舉進士為廣安軍判官嘗通判鎮戎軍亢言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為邊備又論西北攻守之計既而契丹聚兵幽涿間遂擢如京使知安肅軍亢因言虜主孱而歲歉方籍金帛之賜特懼中國見伐而為此爾決不敢動元昊反為涇原廊延路兵馬鈐轄徙并代都鈐轄是時夏人已破豐州圍府州方解去屯琉璃堡縱遊騎擾邊麟府閉壘不敢出亢至命開關縱民出入時雖有禁卒數千皆畏怯無鬪志乃募役卒取敢戰者得數百人使擊賊有以首級獻者亢以錦袍衣之禁卒慙始請效死亢度其可用命擊琉璃堡遂破之明年亢築建寧砦度夏人必至虎翼軍驍勇夏人所畏而萬勝軍疲怯夏

人易之元更其兩軍旗幟夏人果出爭亟趨萬勝而先犯之遂
大潰斬首二千餘級不踰月遂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
砦而麟府之路始通元復奏以所通特一徑請更增並邊諸柵
以安河外議未下會契丹渝盟徙知瀛州遷果州團練使除引
進使為并州副總管夏人與契丹戰河外范仲淹宣撫河東

使元知代州就總前議增築事不閱時諸砦成蕃漢歸者數
千戶歲減戍卒萬人復知瀛州元言城小而人眾請廣以東南
關為緩急備夏竦為帥惡其不附已沮止其役然卒城之如元

議時契丹遣

使僥求諸事沿邊皆警言每遣謀者厚以金帛無

吝惜元聞處便坐有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元慢罵久之
弟子行首曰所白幾事也元為屏人問其事乃曰公用錢如糞
土何故元曰何與汝事曰公所與非其人如我乃可與耳元復

慢罵久之弟子行首曰我非與公劇我之姊有女甚姝麗為虜
騎掠去今幸於虜主日夜居帳中時相警事之今遣人有所市
公善結之虜中情偽如指掌也元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婿
須紫竹鞭公所執可與也及餘所市物非一元悉從之自是虜
中動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挂搭所費不訾唯高陽獨否徙
知渭州領眉州防禦使轉運使奏元擅減三郡郊賜物估直遂
奪防禦使久之復防禦使遷客省使知懷州坐與鄰守會境上
降曹州鈐轄改秘書監未幾復客省使眉州防禦使為徐州總
管卒年六十三元輕財好施不拘小節宴犒過侈雖市易猶不
能給然軍政嚴整所至有風力蕃漢多圖其像而祀之 仁宗
念其功特贈遂州觀察使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以放蔭為將作監主簿嘗知武功

澠池縣通判鳳州王蒙正爲守蒙正 章獻后媼家也所爲不法嘗私於世衡世衡不從乃誘王知謙者使訟世衡而陰爲之助世衡坐流賓州初知謙犯法當徒亡命會赦知謙乃出世衡曰汝欲倚赦我豈無赦邪即論如法知謙既爲蒙正所誘世衡遂坐責久之徙汝州監徐州酒遷太子中舍簽判鄜州建築青澗城以謂其左可致河東粟其右可捍延安其北可圖銀夏換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又募商賈貸以緡錢使通貨賄青澗初無水穿井百五十尺至石乃曰能屑石一畚者酬百錢居數日及泉民甚賴之爲鄜延路兵馬都監遷洛苑使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崛彊未嘗出見郡官聞世衡至郡郊迎詰朝往勞其族晨興雪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行世衡曰吾乃結諸先以信可失期邪比至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

此公乃不我疑邪率其族拜馬前因請內屬凡邊民有過則杖之射四發二中者釋其罪兩辭疑而不決者亦因射中否而與決之境內之民因多善射者臨邊數年積穀通貨扶養士卒得其死力迂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環慶之間屬羌有明珠滅滅康奴三族最大抚之則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可入常爲原州患其北有三川通西夏三川之間有古細魯城范仲淹宣抚陝西命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城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板築旬日而成乃召三酋諭之以官築此城爲汝禦寇三族既出其不意又援路以絕因而服從城既成而世衡卒年六十一世衡所至有恩信間出奇以濟幾事其在青澗也嘗遣王嵩入賊境召与之飲謂曰虜若得汝考掠求寶汝不勝痛當以寶告邪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於庭而掠之數百嵩不

屈世衡曰汝真可也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可使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与之白於帥府授以三班借職時元昊使其妻之兄弟寧令舅野利旺榮及剛浪凌分將左右廂兵最用事世衡使嵩齎書遺以棗及畫龜欲其早歸以離間之旺榮知見侮笑曰吾素竒种將軍今何見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索之嵩佯目左右既而答以無有旺榮乃封其信上元昊鎖嵩囚于地牢一日召入一官寺聽事廣楹皆垂班竹箔綠衣小童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詰責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遺旺榮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以入命嵩就館元昊於是始疑旺榮乃釋嵩囚而使旺榮遺邊將書送嵩還嵩既還而旺榮已報死矣世衡知謀

行因欲并間剛浪凌又欲致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旺榮与剛浪凌相結有意

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

有虜至急藝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泯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剛浪

凌无以自明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始悟為世衡所賣遂稱臣

世衡又嘗以非罪怒一蕃落將杖其背屬為之請莫能得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尽洞得其機事以歸衆乃知世衡用為間也羌酋有蘇息慕恩者部落最强世衡皆抚而用之嘗夜与慕恩飲出侍姬以佐之既而世衡起入内潜於隙中伺之慕恩竊与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邪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无不克及卒羌酋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圖其像而祀之世衡八子詰諤知名孫師道師中自有傳

詒字大質少慕從祖放為人平事科奉父世衡欲乞蔭補官詒
辭以推諸弟杜門讀書時稱小隱居世衡卒詒上其父反間羌
酋之功 朝廷贈世衡成州團練使以詒為天興尉 神宗即
位以太子中允簽書慶州判官以近臣薦易西京左藏庫副使
涇原路都監知原州羌人犯塞詒禦之遂城熙寧砦於鎮戎之
北又破羌人於折盪會以功遷左藏庫副使為兵馬鈐轄元豐
中 王師西伐詒知鎮戎軍熙河旋師兵十萬道境上須芻糧
僚佐以他路為言詒曰 王師也遽命餉之以西上閤門使知
鄜州告老提奉 上清太平宮卒年七十詒為人明達樂善宗族
稱孝弟諤取綏州以擅兵繫獄詒乞納官贖罪世衡嘗以汝
陽田二十頃遺其友人張問問既顯達復歸其田詒固辭不受
士論美之問元祐中為給事中

諤字子正以父世衡蔭補三班奉職易文資稍遷國子博士以
名將子材智可任改左藏庫副使鄜延路都監知青澗城銀夏
監軍司牙吏史屈子託言鬼名山來報內附諤即上聞不俟報
募可使者間道通蠟書於鬼名山與屈子定計領所部期日會
于銀州諤起所部蕃漢兵會于懷遠砦移折繼世赴銀夏應接
長驅入綏州夜度大理水駐師離思曲厥明屈子及諸酋長脅
鬼名山開門迎納折繼世亦領兵會于師招納酋長三百戶萬
五千口四萬五千勝兵萬孳畜十二萬五千遂築綏州城言者
交論諤擅興生事下吏貶秩四等安置隨州命韓琦廢綏州琦
請因而留之乃以為綏德城韓絳宣撫陝西召諤與計事除鄜
延路都監知青澗城遷皇城副使為鈐轄折繼世首議脩囉兀
城絳命諤節制麟府委以便宜招納築囉兀二十九日而成分

兵守之諤還軍綏德夏人急攻囉兀會慶州軍叛 詔罷西師
棄囉兀城諤責汝州團練副使安置潭州再貶賀州別駕移單
州又移華州閱三歲韓絳訟諤前功復禮賓副使知岷州董檀
將鬼章聚兵于洮岷諤以輕兵襲擊于鐵城加引進副使李憲
措置熙河邊事分兵為七軍諤將左軍自岷州出塞收洮州遷
東上閣門使文州刺史移知涇州徙廊延路副都總管諤上言
秉常為其母梁氏所囚兵事尚神可急因本路九將兵裹糧擣
其巢穴諤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請持臂而來耳
神宗壯之乃以諤為廊延路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諤節制
軍次綏德城遣諸將出塞 朝廷罪諤輕出命還師延安令聽
王中正節制夏人聚兵于夏州諤自綏德城出塞至米脂城夏
人堅守三日未下賊以八萬眾來援諤大敗之捷書聞 神宗

大喜遣使抚諭曰昨以卿急於滅賊恐或妄進為一方憂欲俾
王中正節制進止今乃能功先諸路朕甚嘉之自今可不受中
正節制諤以千人守米脂進銀石夏州盡橫山之地不見虜會
詔班師乃還迂鳳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諤言賊巢
雖未覆滅若據有橫山則興靈將無所恃以為食河南之地可
不戰自屈遣子朴上其策會 朝廷復欲進城橫山遣徐禧李
舜舉至廊延計議邊事諤入對言曰橫山亘袤千里沃壤宝稼
人物勁悍善戰多馬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
據險隘足以守禦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於烏延又其
次脩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脩鹽州
以據兩地之利如此則橫山彊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
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又其次脩折董會以盡橫山

之地會禧先至延州奏乞趣諤還諤在道禧已與沈括定議進城山界多與諤始謀異乃奏留諤居守延州言者論諤前者進兵出塞不由西路保安直趣興靈而迂路出綏德老帥費糧降文州刺史始諤本意身任統帥謂成功在已而為禧括所外既而賊圍永樂諤以守延為名據城觀望永樂遂陷 神宗就除諤知延州卒年五十七諤殘忍好殺士卒有犯者立而劈之虜亦畏其敢戰故數有功自熙寧初諤首興邊事再討西夏皆諤始謀卒致永樂之敗云子朴為將亦有聲以功遷至皇城使知洮州蕃賊叛朴提援兵素隊以往賊出不意血戰良久賊益兵朴戰沒

諤字壽翁涇陽有氣節少力學舉進士於六經百氏略通其意熙寧初凡詔召對因問其世家以諤為三班奉職從高遵裕收

復洮岷壘宕遷左班殿直山後羌叛諤率兵討平之遷內殿崇班久之為熙河路第七部將諸道進兵討靈武以諤副左軍師還遷西京左藏庫副使明年奉使青唐遣鬼章候諤境上鬼章取道回遠欲以地廣夸使者諤習知山川因語之曰爾跳梁岑蹄間謂我不知爾國遠近耶命趣便道鬼章慙怒以兵脅之諤辭氣不動卒從便道與俱使還為熙河路兵馬都監元祐初知岷州鬼章青宜結久為熙河邊患遂合從為寇諤破之俘鬼章青宜結以獻遷西上閣門使徙知鄜州夏人將犯延安帥趙鼎以諤統制諸將賊聞諤至皆潰廊延人謂得諤勝彊兵二十萬為熙河蘭岷路鈐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絕塞中間堡鄣不相接質孤麻子川田美宜稼皆棄不耕諤請城納迷堡李諾大柳平結珠龍扼其要害募民耕植以省饋運於是城李諾平

凡二十四日而成賜名定遠遷東上閤門使明年進保州團練使紹聖初再知蘭州卒年五十五諡蒞軍嚴肅令一下雖死不取避過敵度不可勝不出出輒取勝為政務先去惡雖戎馬間所至興孝禮儒士所得任子恩先及其兄弟之子云

臣稱曰用兵非戰勝克復之難而養民勞來安集之難譬之疾病之人以藥石攻病人人能之至於節起居飲食愛護元氣使根本牢固精神強明則類多不能故用兵如用藥養民如養元氣世衡繼世為將號有智識所謂能以藥而攻病者至於愛護元氣以圖養民之方豈能盡知之哉

劉滬字子濟保州保塞人也父文質連州刺史文質十六子滬滬有聞渙字仲章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監并州倉天聖中章獻明肅皇后同聽政渙謂天子年加長乃慨然上書請

太后還政章獻震怒議黥面配白州呂夷簡薛奎力救之得免章獻崩擢渙為右正言郭后廢渙與孔道輔范仲淹等伏閣請對坐贖金以累出為通判磁州徙知遼州元昊入寇渙誓以死捍邊加直史館元昊納款以功遷陝西轉運使積官至工部郎中知滄州換吉州刺史知保州徙登州遷單州團練使知冀州為秦鳳路總管擊羌有功遷憲州防禦使累加鎮寧軍留後知澶州以工部尚書致仕渙有才氣遇事敢為銳於進取及致仕又頗恨悔卒年八十一滬頗知書傳深沉寡言有智略少以父任為三班奉職稍遷右侍禁韓琦范仲淹薦其材武擢閤門祇候嘗為瓦亭砦監押權靖邊砦破穆寧生氏西南去略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地平土沃有水銀銀銅之利環城旗帳多聚漢民之逋逃者自曹瑋在秦州時嘗經營久之不能得滬密

使說其城主鐸廝那令內附會四路招討使鄭戩行邊滬遂召
鐸廝那及戎落尊屬來獻結公水浴露羅甘地乞冠帶為屬戶
戩許之因令滬以兵往受地既而氏情中變滬深入无援獨以
千人擊潰氏兵數万其酋請服因尽驅隸麾下通秦渭路遣內
殿崇班戩以牙兵遣著作佐郎董士廉助築涇原帥尹洙檄令
罷役不從益增板趣役召之屢亦不至洙令狄青械滬及士廉
付獄戩雖已罷四路而論奏不已 朝廷遣使往視之乃復以
滬訖役而任以城事既成猶坐違帥臣命降一官頃之又以為
鎮戎軍西路巡檢復內殿崇班首發瘍卒水浴居人留葬而立
廟城隅歲時祀之

